

頤
鞋
蹠
錄

卷一
卷二



07057

硯
鞋
緒
錄
十
六
卷

同治五年歲次
丙寅秋八月刊
於廣州省城

弁言

侯官林惠常徵君所著硯鞋緒錄十六卷其同年生方濬頤
爲之校正付梓因弁其首曰徵君治經於易書詩三禮三傳
爾雅說文諸書均有著錄網羅羣籍旁通四部精博無涯
已刊之書若三禮通釋及詩集詩話至言海天琴思錄制藝
試律律賦諸種已傳播士林此集及西甌文集母德錄等付
手民未刊者尙有小石渠閣經說溫經日記四維堂經問羣
經測篤記周易邃讀周易寡過今文尙書考定六朝經說萃
編書傳逸禮考詩經概衛氏禮記集說補義辨萬充宗周官
辨非說文二徐本互證辨譌陳氏禮書刊譌春秋三傳大義

硯鞋緒錄

序

一

公羊禮說爾雅邵郝說折衷禮記章句辨正儀禮意天文關
妄算學存真算學中西法抉微毛西河全集刊謬十四史刊
譌西甌金石考南詔德化碑注釋達德錄聖學傳心錄三畏
錄七閩藝文錄防淫種德錄參同契淺注近代十二家文選
近代駢體文選海內藏知詩錄諸種垂次第刊行以餉學
者云時同治四年乙丑季冬定遠年愚弟方濬頤記於嶺南
之二知軒

弁言

侯官林惠常徵君示余以所著書曰硯桂緒錄草稿若干冊凡二十萬言相與商榷去留略就四部書次編寫爲定本十六卷屬余爲之序徵君之學於經爲最深三禮說文與夫說經溫經已皆輯錄成編此錄所載詳覈精審視他說經書相若也綜覽諸史爲之說援據引證旣皆不苟而縷舉先正格言詔示後人純粹切實則儒家之型仁講義淑世牖民之旨具焉夙嫻醫理載素所經驗方數十百條於錄中是仁者之用心也於詞章致力甚深觀書中論文說詩語皆溯本源窮流失得其指歸宜其作爲文章精麗而雄偉也今夫學者博

硯桂緒錄序

二

觀深造以求盡於道德性命之旨而兼賅夫天地古今事物名理之繁蹟難矣而惟能不蔽於一己之好惡以牽率時人之趨向者爲尤難 國初諸儒李中孚陸稼書湯潛菴與夫黃太沖顧甯人論說不必同而學以爲己者無不同迨其後途歧論淆乃有唱爲漢學之說者昧者爭附益之以夸世盜名若江藩所爲書恣睢謬戾害於人心學術爲尤大徵君於江藩書漢學之名條舉而明辨之以徵君之博取宏覽遠於經學自其外觀之疑與今世所謂漢學者絕相似矣乃能不蔽於好惡以牽率時人之趨向此其識爲何如哉藩書中所記諸人切于爲學者尤不乏特不當如藩所說云爾世有篤

志經術而實能不蔽于其說者道足以淑身而學足以垂教
經之用大矣何漢學之足云宜徵君於藩書之命名辭而闢
之也吾願舉以質諸當世切於爲學者而因以序徵君之書
也同治二年冬十一月金華王家齊序

硯鞋緒錄

序

三

世同治二年冬十一月金華王家齊序

之也吾願舉以質諸當世切於爲學者而因以序徵君之書
也同治二年冬十一月金華王家齊序

咸豐庚申由五谿歸里門避暑道山亭時方酷熱俗客不來
門戶之福毋容竹籬隔之重檢舊書多叢襍畧爲區分繙閱
凡經史子集之得失及天地鬼神之屈伸旁至格言醫方下
及草木蟲魚有疑義異聞者悉載之多所論辨其有關於心
身性命可爲世戒者尤詳記之名曰硯桂緒錄比之顏之推
之家訓葉子奇之草木子亦已僭矣閉戶九閱月約記二十
冊金華王蘭汀齋尹爲分經史子集釐爲十六卷西甌硃砣
山人林昌彝記於雲煙過眼之亭嘗同治乙丑春月

硯桂緒錄序

硯桂緒錄題詞

括天人之韜匯漢宋之全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偉哉絕
業莫之與京已同治乙丑八月溧陽強汝謹讀於廣州學使
廨之九曜亭

硯桂緒錄

題詞

硯桂緒錄

硯桂緒錄

硯桂緒錄

硯桂緒錄

硯鞋緒錄總目

卷一

經部

卷二

經部

卷三

經部

卷四

經部

卷五

硯鞋緒錄

總目

經部

卷六

史部

卷七

史部

卷八

史部

卷九

史部

卷十



子部

卷十一

子部

卷十二

子部

卷十三

子部

卷十四

子部

卷十五

硯桂緒錄

總目

集部

卷十六

集部

番禺學生員陳起榮校字

男慶荃謹校

硯鞋緒錄卷一

侯官林昌彝惠常



經部

鄭康成注三禮多尊說文儀禮既夕禮禮記祿記周禮考工
記注三稱許氏說文解字其他相合者非一二尚恭甫師
爲余言之案許鄭同時許年輩長於鄭則鄭爲後學

鑄鑄二字也亦二器也說文鑄大鐘洎于之屬所以應鐘磬
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鑄鱗也鐘上橫
木上金莠也一曰田器从金專聲詩曰序乃錢鑄是鑄乃
大射南陳之鑄鐘鑄乃大橫木上金莠又爲田器之名是
硯鞋緒錄卷一

鑄鑄爲二器又爲二字明矣

爾雅所釋草木蟲魚鳥獸有同名者或音轉於雙聲或文歸
於通字如釋草中蓀薜之與苗薜字相通也蕨穰之與芙
芡音相轉也離南活蒼倚商活脫古音無不相合他若釋
草有果羸而釋蟲亦有果羸釋草有蒺藜而釋蟲亦有蒺
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顯然者至於
釋草之菘蘿釋蟲之蜚羅釋草之葵蘆葩與釋蟲之蜚蠊
蜚皆取音同又釋草有苾莖薜釋木亦有苾莖著釋木有
諸慮名山巢釋蟲亦有諸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繫英
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景純或疑有重出之文不知古人

命名不嫌相假或因其色同或取其象類可會故郭氏注
莢蘆菴云菴宜爲蔽是不必改也監本爾雅釋蟲果贏字
中不从果从虫仁和玉木叁述曾考唐石經作贏是石經
可從也案釋蟲果贏爲細腰蟲而釋草括樓之果贏亦有
長而銳者然則命名之同兼寓象形亦堪會意六書之義
皆可貫通又釋草莢蒺藜言其多刺不可近故名蒺藜而
釋蟲蠅蛆之蒺藜今蜈蚣也蜈蚣亦難近非猶之蒺藜歟
又釋草莢蘿蒿屬也其色多白今釋蟲之莢蘿卽蠶蝨其
色亦白矣他如奔星爲彗約書其星光似彗約然也而石
杠謂之荷荷亦謂之畧約是石杠之橫水而過亦猶奔星
之如水而流故同有彗名釋山獨者蜀蜀爲蟲名獨行而
無匹山亦假借其名釋草戎葵之爲蜀葵釋畜犬雞之爲
蜀雞同一取義若夫籩條爲竹席之名而口柔之人亦名
籩條戚施爲詹諸之稱而面柔之人亦稱戚施并人亦假
物以爲呼矣而又何疑於草木蟲魚鳥獸之類哉

儀禮聘禮注鞠窮經典釋文劉音弓本亦作躬盧氏考證云
劉音弓則讀如木字者多也注疏本作鞠躬張澹云鞠窮
蓋複語與踧踏相若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於
其間余案張說甚有理鞠躬踧踏皆雙聲廣韻作鞠躬云
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反下音邱弓反正讀如鞠躬記下

云塾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魏氏要義云温本作鞠窮案
聘禮明言鞠躬如也與論語合則又不宜改

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
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
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請平一乃請所疑
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
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
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
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
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
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日用謝曰吾
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
闔坐大笑此可廣負才傲物之公案

硯桂緒錄

卷一

三

忠恕之義韓詩外傳言之最確如云昔人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
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
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
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
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
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

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
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此節可爲說忠恕之的解
詩泂鞠之卽鄭康成周官職方氏注泂在豳地詩大雅公劉
曰泂坻之卽謹案漢書地理志本注詩泂坻雍州川也師
古云坻讀與鞠同韓詩作芮坻班志多据齊詩然則齊韓
文同矣鄭君周禮注引詩作泂坻之卽訓義與詩箋異孔
氏正義以爲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其說非是鄭君注
禮多用齊詩閒探魯韓訓義此職方氏注蓋據魯詩故文
與齊韓異耳

韓詩外傳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

硯桂緒錄

卷一

四

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
變後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
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
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
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
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
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
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
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

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起烈火入則燹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憎毒蜂蠱之人雖築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

硯鞋緒錄 卷一

五

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春秋內外傳星宿異名闕者多未辨兒子慶炳嘗爲之考明

異名頗便初學內外傳記星宿異名凡二十有一曰龍角

亢也傳曰龍見而雩曰天根氏也外傳曰天根見而水涸曰天駟房

也外傳曰月在天駟曰大辰心也傳曰星字大辰曰龍尾尾也傳曰龍尾伏辰曰

天策傳說星也傳曰天策熿熿曰婺女須女也傳曰星出婺女曰天龍虛

危也外傳曰星在天龍曰蛇虛也傳曰蛇乘龍曰顓頊之虛虛也傳曰歲在

顓頊之虛曰北陸虛危也傳曰星在北陸而藏冰曰大火營室也傳曰其星爲大

火曰豕韋室壁也傳曰歲在豕韋曰西陸昴畢也傳曰西陸朝曰

實沈參也傳曰實沈主參曰味柳也傳曰味爲鶉火曰烏帑翼軫也傳曰以害

鳥帑曰北斗紫微垣附近星也傳曰星字入于北斗曰歲歲星也傳曰歲

也曰孛妖星也傳曰孛妖星也曰彗妖星也傳曰齊有彗星又有舉星之

次以名星者傳曰鶉之賁賁謂鶉火之柳星張也火伏而

後蟄者畢謂大火之心也他如析木之津謂箕斗傳曰今在析木

之津星紀謂斗牛傳曰歲在星紀予枵謂虛危傳曰淫于予枵姬訾之口謂

室壁傳曰歲在姬訾之口降婁謂奎婁傳曰降婁中而旦大梁謂昴畢傳曰歲在

大皆舉其次言之而後人或卽以爲星之名

周官載師乃任地之瀆爲士大夫之有土者言之而四明萬

氏充宗周官辨非謂取民不過什一疑二十而一皆小人

聚斂之說是誤以地稅爲田稅也余別有辨萬氏周官辨

硯鞋緒錄 卷一

非二卷

六

張揖廣雅學思謂之屏近儒王氏念孫疏證云學思字或作

罍思或作桴思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水經穀水

注太平御覽引廣雅竝作復思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

也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文參

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

覆屏牆故稱曰桴思今本攷工記匠人注作桴思宋玉大

人賦云大災至兮摧覆思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祠堂

屏闕垣闕罍思未央宮東闕罍思災顏師古注云罍思謂

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思然一曰屏也

漢西京罍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今郡國廳前亦樹之鄭氏注明堂位云屏謂之樹今梓思也案一本亦作浮思說者以爲卽招魂之網戶不知其名本起於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然也牖戶之孔狀若網羅之目故曰罍思望之樓樓然也惠半農謂牖戶之孔狀若羅網之目故曰罍思望之樓樓然其名起於此漢闕畫雲獸梁天監七年鑄石爲闕奇禽異羽畢備非古也案王氏廣雅疏證說罍思之制未得其確攷蘇鸚演義罍思織絲爲之如羅網交文之象蓋於宮殿簷戶之間以廣雅及顏師古二說求之於古制似爲不合今宮室簷栱之

硯鞋緒錄

卷一

七

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或卽此亦未是古者夏月以黃絲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卷朝罷復設此卽罍思之遺制昌彝按蘇氏說罍思妙合古制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罍思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罍思盡卷此皆可證罍思非屏與曲閣若屏與曲閣豈可裂斷且可卷耶釋文請事復思之說亦不足據案鄭注周禮字或絲網名作浮思當从之或絲網名罍思屏與曲閣亦名罍思然總不若黃絲網之說爲可據耳然字目鄭注作浮思爲是古祭宗廟有用生牛不殺而陳祭祖廟祭畢衣以錦繡放於深山之中見山堂肆考引古逸禮據此可證大牢祭天而

外其於他祭祀不盡特殺也

通俗文非風俗通風俗通乃應劭著世無傳本通俗文乃漢服虔所造或以爲晉李虔所作其說傳於陸氏經典釋文孔氏詩春秋正義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廣韻劉昭續漢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注唐人諸類書釋元應慧苑一切經華嚴經音義咸徵引之其說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埤蒼廣雅字苑字林聲類並行惟世所用通俗文字每不考原文相傳誤謬今畧舉之以辨正如文選長楊賦注引通俗文骨脂曰髓俗本髓誤作髓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侏儒曰矧而俗本矧誤作矮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引通俗文脣不覆齒謂之齟俗本齟誤作齟玉篇口部引通俗文入口曰哂俗本哂誤作哂一切經音義兩引通俗文輕絲絹曰縹俗本縹誤作縹廣韻十一模引通俗文屋平曰屠麻俗本屠麻誤作屠蘇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浙米謂之泚汰俗本泚汰誤作淘汰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擣細曰舂俗本舂誤作舂徐堅初學記引通俗文白頭鳥謂之鸚鵡俗本鸚鵡誤作鸚鵡文選上林賦注引通俗文水鳥食謂之唳俗本唳誤作唳顏氏家訓引通俗文皂粒也俗本皂方力切誤作食凡此傳譌之字不勝枚舉余別有說入溫經日記中

江沓參典林考於孟子書景春闕而不詳按文選七發景春
佐酒杜連理音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景春孟子時人爲縱
橫之術者按劉熙有孟子注今亡僅見於文選注所引趙
岐注亦曰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然七發文謂其
佐酒或亦滑稽之流歟

春秋屢書雨雹雨雹者陰陽不相脅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也曾子曰陰之專氣爲雹董仲舒有雨
雹對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
轉而爲雹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甘泉則爲冰此其驗
也說文雹兩欠也欠正冰俗兩欠謂自上而下之欠也蓋以欠

硯桂緒錄

卷一

九

不宜自上而下是以雨雹爲災也

六朝賀瑒云

禮記正義引其說

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
則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所論眞切

說文民部曰氓民也𦵏部曰𦵏田民也按𦵏爲田民農爲耕
人其義一也民部从田故曰田民也唐人諱民故詩氓之
蚩蚩及周禮以下劑致氓並石經皆改爲𦵏古祇作萌是
以說文引周禮以興鋤利萌蓋古本如是鄭云變民言萌
異內外也按萌猶懵懵無知也稗販強分數等殊失其義
說文耒部云耕𦵏也从耒井古者井田故从井徐氏云古莖
切牛部曰𦵏耕也人用以發土謂之耕此互釋耕之義也

而楊升菴丹鉛總錄畊字作上聲未知何據其引唐六典
府兵之法曰居無事時畊其耕以證二音同里王偉甫孝
廉樵隱筆記錄之余案畊爲耕之俗字耕字从未蓋包會
意形聲二義畊字有何義乎楊升菴每好異炫博說多不
精其所據唐六典爲唐奸相李林甫所輯其人既不足齒
數其說亦無足重輕其書雖有採摭通俗方言然強立音
義而於孳乳之源則如盲者之搥墮矣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齋盛禮記
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先古
說文藉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鄭康成周

硯桂緒錄

卷一

十

禮詩序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藉田韋昭周
語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按許鄭韋義同段氏說文
注云親耕不能終事故借民力而謂之藉田言藉者歉然
於當親事而未能親事也若應劭謂帝王典籍之常臣瓚
云蹈藉也說與師古同

左氏傳爾貢苞茅不入苞茅者三脊茅也生於楚地麻陽苞
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陽雄曰瑤茅皆謂三脊茅也
學者多誤以苞爲包謂茅包之以入貢也段氏說文注亦
以苞爲包不知三脊茅可用縮酒若茅爲無用之物責楚
貢之何益

屠繼序校補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八引孟子外書見於他書
所引者如引廣韻圭字下注云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
一合案屠氏殊失攷孟子者孟康也魏時人見漢書律殊
三國志注志曰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廣韻圭
下云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孟子卽孟康
也康字公休屠氏以孟康之稱孟子誤以爲戰國之孟子
不攷甚矣經典釋文序錄有孟子注老子二卷亦卽孟康
也

小戴記王制爲商家畿內建國捷法如方千里者爲方百里
者百如以錢十千分之一人得一百文三十人得去三千

硯桂緒錄

卷一

十一

文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更剩七十故曰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七七四十九一人分去四
十九六十人分去二千九百四十文故曰爲方百里者二
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更剩四千零六十文故曰其餘方百
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國五
五二十五一人分去二十五一百二十人分去三千故曰
爲方百里者三十更剩一千零六十文故曰其餘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惟以開方之法計之宜無有不合者
朱子所謂是漢儒做這算法是也

說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今依大徐本所載字數覈之正文九千四百卅一增多者七十八文重文千二百七十九增多者百一十六文此由列代有添注者今難盡爲識別解說字數依大徐所載凡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較少萬七百四十二字此可證說文解字中秝代妄刪字數及奪去字數至於如此之多篆文多於本始說解少於厥初其增損皆由後人今未可強說耳

諺曰已是而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曲臯桂未谷以爲可作犯而不校注脚

閏月定四時注學者苦其難讀案置閏之法蓋積三百六十

硯鞋緒錄

卷一

十一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秝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旣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旣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之得六

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亦全日之外尙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爲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者可自此積算而得也

鄭康成注周禮夏官引古兵書云

賈公彥云武王出兵之書

王者行師出

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弓矢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矣志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軍弱少威明按武備志願硯桂緒錄卷一

圭

載其法今行軍皆未之聞

左氏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舟鮫當作舟舩案籒舩同說文籒篆下云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籒又舩篆下云籒或作舩案說文之自籒乃左傳舟鮫之誤左傳之舟鮫乃說文自舩之誤形近各誤其一字各證其一字舟籒者爲取魚之禁苑也本嚴厚民說陳恭甫師以告段茂堂段注說文襲之而不言所本

赤子卽尺子也古尺赤通說文洳篆下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赤深八赤謂之洳宋本作赤大徐本作尺非也又說文篆下耜廣五寸一耜爲一耦一耦之代廣赤深赤謂之

倍々曰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々大徐本亦作尺从今本也

說文醢肉醬也卽肉醬也今醢誤作鹽乃不讀周禮者而妄改之也今之醢實醬也以醬爲鹽以醢爲酢俗學流傳久矣

近代經學極盛而婦人之言經學者則有棲霞王瑞玉安人著有詩經小記精於訓詁之學安人爲郝蘭皋戶部妻蘭皋名懿行著爾雅疏及山海經疏證爲安人所校正

詩經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正由儀六章皆有聲無辭人但知東皙爲之補亡案東皙以前補亡詩有夏侯湛東皙以後補亡詩有鄭世子載堉也三家補亡詩以鄭世子爲最其詩鑿括古訓視夏東二家勝之遠矣

硯鞋緒錄

卷一

古

古者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見白虎通三軍篇引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白虎通下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與六師一萬五千人其數正合此據盧文弨校正太平御覽本也若今本御覽卷二百九十八引白虎通作五師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今本之誤或以爲五

師爲軍云云是解上下三軍之義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云云是解六師之義故不同耳

笠者笠之無柄者也笠者笠之有柄者也說文笠笠蓋也段注謂笠而有柄如蓋也卽今之雨傘史記躡屣擔笠案笠亦謂之笠渾言不別也士喪禮下篇燕器杖笠娶注曰笠竹篋蓋也云蓋則笠也又案疏云篋竹青皮恐非是篋疑同菩竹箬也今人謂之箬帽說文笠笠無柄也汪氏龍曰笠本以御暑亦可御雨故良耜傳笠所以御暑雨無羊傳篋所以御雨笠所以備暑都人士傳臺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三傳相合今都人士暑雨互譌南山有臺疏及文選注可證昌彝案古詩君擔笠我戴笠笠而曰擔如今人持雨傘值無雨時闔其扇攜於肩上有似於擔也故曰擔笠則笠爲今之繆繆別作繆俗繆吳語云笠笠相望於艾陵唐尙書云笠夫須也爾雅臺夫須亦皆言御雨之物也

車前芣苢以直與勾辨之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瞿與直當作勾與直勾古詩侯反瞿勾字通故瞿亦讀拘趨亦讀若劬玉篇趨重文作趨鴝重文作鸚

鷖地中行鼠百勞所化一曰偃鼠

莊子云偃鼠飲河止於滿腹

見說文案

百勞能化田鼠亦能化鴛見月令蘇頌圖經謂化鴛者卽鷖鼠爾雅釋文獸有鷖鼠郭云地中行者陶隱居云鷖鼠

一名隱鼠一名鼯鼠郭云耕地中討掘卽得方言謂之豺鼠豺卽犁字以其常穿耕地故曰犁鼠段注說文引莊子鼯鼠飲河案莊子釋文亦作偃不知段氏作鼯何據說文戶部曰扇扉也竹部曰箒扇也古人以門扉爲扇箒以其可開可闔也自漢後則以名所持以乘涼者爲扇箒矣扇又作翳士喪禮注云翳扇也此又假翳爲箒也

周流常羊見漢書禮樂志師古注曰常羊猶逍遙也案淮南天文訓東南爲常羊之雜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雜案東南在易爲巽方爲進退故曰常羊常羊卽相羊亦卽徇羊漢書吳王

硯菘緒錄

卷一

六

溥傳又作方羊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古多通借

說文麤从三馬麤从三鹿麤从三兔森从三犬犇从三羊彘从三魚皆取意善走之義三之云者取以其更疾也

說文然燒也難或从艸難徐鉉等歸部有此字此重出與火部無涉也段茂堂云案篆當作𦉰或古本作𦉰轉寫奪火字漢王志巢𦉰墮地廣韻引陸佐公石闕銘荆酷𦉰炭昌彝案前漢書陳湯傳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𦉰脂火夜作五行志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巢𦉰顏師古注難古然字又揚雄據奏美新云難除仲尼之篇籍注難古然字疑从火不从草據此是說文或从艸難乃是或从火難之誤

段氏好改許書獨此字宜斷其艸爲火之誤而獨不敢斷何耶

國朝漢學師承記爲甘泉江子屏布衣藩著其曰漢學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經學師承記則無弊矣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載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之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門逕而近加窺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逕目爲漢學不甚甘心二不安也瑣碎餽飭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乎四也如以漢與宋對言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六

硯桂緒錄

卷一

七

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憚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鄙誕至極者洎陳五行矯誣上帝以爲談經雖劉向亦染此風氣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卽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豈得曰漢學九也又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指欠區別十也改爲經學師承記則渾圓無一切語病矣

說文黍木計可目鬃物案周禮巾車注髻黍字皆作黍不作

漆漢人多假漆爲七字史記六律五聲八音漆始

諸本誤作來始

也尙書大傳漢律厯志皆作七始史漢同用今文尙書故

皆作七始說文段注云木計名七漆行而漆廢矣漆水名也非木計也詩書梓漆絲皆作漆俗以今字易之也周

禮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大鄭曰故事漆林爲漆林注

子春云當爲漆林是則漢人分別二字之嚴今注疏譌舛

爲正之如此

蔡邕題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齋白解之曰絕妙好辭案絕字非从色糸說文絕斷絲也从刀糸卩聲則非色字明矣謂絕爲色絲是破六書之體辭亦當作辭辭說也若作辭

硯桂緒錄

卷一

六

則訓爲不受从受辛會意受辛宜辭之也義異段氏注說文謂漢人辭辭不別亦附會其說也蔡邕號稱精于六書漢石經出其手定而此之杜撰形聲吾所不取也

郭忠恕謂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誤以八分在隸書之前也張懷瓘謂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據此是比李斯更甚李陽冰謂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據此是隸與八分皆作於秦世也晉書衛恆傳云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用行之是隸書者佐書也篆之捷者也周越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是爲八分書任珣云八分

作正書作書虞作冀隸作無芻作丑襄作襄靄作雷雪作
雲羣作享爰作爰牽作牽絲作絹害作害蚤作蚤香作香
喬作高阜作呂邑作下凌作表慶作慶舟作舟幽作幽金
作金蠶作蠶復作復櫟作栗致作致麤作爵爵作峒滅也
趨簡易也土作土夂作夂才作才夭作友氏作氏王作王
雙作雙席作席隊作隧邦作邦增也求茂密也古文法如
卽位作卽立諸侯作者侯隸體亦爾如譜作誼傳作雙雙
作隻阪作反汶作文瑚作胡圖作圖皆省文也蓋篆有定
體隸無專形繩以六書輒苦拘礙張謙中因篆書無庵字
以隸寫之此則兩體各得其當而知變通之意者矣

硯鞋緒錄

卷一

干

古人有先字後名者如左傳稱百里奚之子爲孟明視孟明
字也視乃名耳猶之聖父爲叔梁紇叔梁字也紇乃名耳
本朝父子傳經江之南則有吳縣惠士奇子棟也江之北則
有高郵王念孫子引之也吾鄉則有陳恭甫先生子喬樞
也士奇說易有易說多出己意棟說易有周易述多持舊
說是惠氏父子說經不妨各出異義也王氏念孫有廣雅
疏證末數卷卽引之所續其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皆用其
父之說是王氏父子說經繩守父法也喬樞續恭甫先生
三家詩攷及禮記鄭讀攷皆能傳其家學焉

江西瑞金羅臺山名有高精六書小學及古韻以所著書晚

年散失人多不知其序江春塗古韵標準可稱真學識
其辨音韵精於江春塗辨翻翳彙精於段若膺近代之論
小學者足與王懷祖父子及桂段二家爲比肩

江鄭堂著漢學師承記漢學二字改爲經學其名目爲無弊
矣然尙有議論疎畧如謂顧復初春秋大事表藍本于鄒
平馬驢左傳事緯此言失之鄭堂論學門戶之見太重致
有此說案復初之書體裁與近代說經異者病在敘列國
者用論敘地理者用百首之詩此世之談漢學者擯爲門
外漢以其不識說經體裁也若各表之精密則爲向來說
春秋者所未有議者以爲不必用表而亦用表嫌其過

硯桂緒錄

卷一

三

密此苛論也顧書之善者尙在於表若馬驢左傳事緯惟
彙左氏傳本文分別門類此藍本宋人章茂深左傳事類
而爲者事類分災異力役時政陳名器物而以列國興廢
附於末此書刻入通志堂經解特學究之見爲馬氏事緯
之權輿顧氏書不獨與馬氏書體例不同而兩書之深淺
疎密相去霄壤江鄭堂以大事表爲藍本馬氏之書似于
二家書未曾經目者

許氏說文一書多爲後人所亂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
卷顏氏家訓引之庾儼說文部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
聲韻采之釋曇域補說文解字通志畧朱志載之李陽冰

刊定說文於前其從子騰作說文字源於後徐鍇作說文繫傳及篆韻譜其兄鉉校定說文於後吳淑有說文五義朱翱有繫傳反切張次立有繫傳校正王子韶陸佃有重修說文李燾有五音韻譜錢承定有正隸吾衍有續解陳鉅亦有說文韻譜周伯琦有說文字源及六書正詁近代言說文者數十家而集大成者則桂未谷段茂堂二家爲最焉桂書廣大段書精微然段書有勇於自信之病不可不知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祿福也

此與說文同

古者人無耕稼多食

野鹿在朝之人闕於田獵官賜以食物當於鹿處求之後

碑桂緒錄

卷一

三

人因之謂爲食鹿變言祿者取其神福之義

文選藩岳西征賦感布閭之菽井李善注引說文菽麻蒸也阻留切然菽井卽涓城賣蒸之市也段茂堂說文注引東方朔七諫曰菽露襍於麩蒸據王逸注泉翻曰麩一作菽段氏以菽卽麩不知舊本繫傳別有麩字韻會亦菽麩二字並列謂麩卽菽非也段注誤

說文澁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脩涂梁澁左氏傳莊公四年除道梁澁下文云會於漢泃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然則楚在漢南隨在漢東北今云除道梁澁營軍隨是澁水近漢而在漢北也說文誤段注引水經注強爲粘合

亦未分曉

秀水胡菊圃嘗得吳縣惠半農松崖父子及吳縣胡竹厂孝廉士震與其子仲澐所校汲古閣本說文其弟子沈世枚茂才以五色筆錄於簡端間附菊圃校語多存嘉興金岱峯名弼宗家庚申冬嘉興失守未知此書存佚

嘉興李香子名富孫著說文正俗辨字八卷謂多假借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並爲俗誤者援據經典以相證契大指多折衷於段氏注有證段氏之失者

唐音癸籤場來二字楚詞與劉向張衡所用作去字義顏延

硯鞋緒錄

卷一

三

年秋胡詩兼發語辭

無慮二字見於書傳者唐宋以來學者多不曉其義案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曰都大也都凡猶言大凡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曰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曰無慮者粗計也義不與大數同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顏師古注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同注曰亡慮大計也案師古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鑿矣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注引廣雅曰無慮

都凡也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案後漢書中多稱無慮李賢皆引廣雅以釋之故不誤也蓋總計物數謂之無慮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皆都凡之意也

菩薩二字上通下俗菩當作菩作菩與菩皆通字薩俗字當作薛作薩者省也唐以後作薩故唐人碑皆作薩其作薩者後人所改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宋張有復古編曰薛別作薩非攷此字唐以前之書皆爲薛今人之書皆爲薩

音與聲不同鄭注樂記云襍比爲音單出爲聲案畢秋帆謂別於舌者爲音聽於耳者爲聲視鄭注尤易曉

硯桂緒錄

卷一

函

闔關卽鑿磬案鑿磬連文同訓鼓聲周禮注引司馬法鼓聲不過闔聲聲不過關是闔關卽鑿磬通假之證

左氏文公十一年傳正義謂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倍公三十三年百里孟明視西乞術乞讀爲說術讀爲遂白乙丙案

百里其姓也視其名也孟明則其字耳蓋西姓術名乞則其字白姓丙名乙則其字也

此條與前互見互存

吳縣人謂金壇段茂堂注說文解字吳縣鈕樹玉欲與校字之列段茂堂不可鈕君銜之乃作說文異攷以駁之此不然段君解字六篇下明列鈕樹玉之名篇末並據鈕樹玉曰按實七百五十五文又鈕曰實五十九文並見于鈕君

說文攷異是段君弗許枝字之說實讐言也

囟字見說文解爲下取物縮藏之謂攝取也今農人所用罨泥罨卽囟之俗字

槩字見說文隸變作秦案隸書夫首有五例秦字所從者矣木午下收也春字所從者菀下本艸下屯也秦字所從者崧本艸下收也奉字所從者叢本艸下收也泰字所從者焱本大下收也以此爲別

陪敦卽附庸之古字古文左氏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孔氏正義引明堂位言魯地七百里者有附庸以包之也是孔意陪敦爲附庸也案土田陪敦與詩閟宮土田附庸語

硯桂緒錄

卷一

五

正合陪讀與附同敦當爲膏字之譌也說文附益也附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今傳作部婁是陪與附通也膏部膏用也讀若庸左傳多古字古言以陪膏爲附庸皆古文也

周官天官鼈人掌取互物案龜鼈之屬名互物其義難知嘉定張華坪名題云易說卦離爲鼈爲蟹爲羸爲蚌爲龜此義與互物之互可相發明離爲鼈卦上下皆陽中藏一陰龜鼈之屬皆骨在外肉在中骨陽也肉陰也兩骨連結不解正離卦兩陽外合一陰中含之象也然則於卦爲離於文爲互於物爲龜鼈之屬其義一而已此說最爲精覈

爾雅釋草艾父臺也說文同段茂堂注說文引張華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案博物志以父爲冰霜之冰似誤爾雅及說文所謂父者當是水晶父如水晶故古以水晶爲父人但知木能生火而不知水亦能生火海火井其明證也此水爲火母之義也若父霜之父焉能取火段氏說文引博物志爲說非也

說文檇杫也檇梓屬段氏說文注云檇檇古今字韻會云說文作檇今文作檇今各本復有檇篆蓋淺人妄增案段說非也說文檇杫也杫古文杫爾雅杫檇然則檇字不可刪段氏以杫爲杻之譌又以古文杫集韻徑作杻爲非亦無

硯荏緒錄

卷一

美

據段氏注說文往往勇於自信此其見端

顏氏家訓稱勿勿人多不知所由或以爲此匆匆之殘缺者妄言也及攷說文勿篆下云遽稱勿勿乃知匆遽者稱爲勿勿東觀餘論今俗物中加點作匆爲匆遽字彌失真矣段氏注亦未分曉案說文自部息多遽息息也从心从囟囟亦聲然則息遽字當从息省心作囟轉誤作匆也丙板十三經疏末附考證半出齊次風召南手多精確

侯官林昌彝惠常

經部

鈐鑄大籒也一曰類相見說文小顏注食貨志急就篇兩引
 此文皆作手耕則作類相者不誤也乃段茂堂注說文逕
 改相為枱凡於牛木金耒各部有云相者均改作枱以就
 已說許書無是譌也說文牛部犁耕也耒部耕犁也二字
 互訓而轉注之義也段注謂耕犁皆為田器乃於耒部耒
 篆手耕曲木也芟去手字以證其說謂據廣韻為說也案

說文鈐鑄大籒一曰類相次篆卽枱耒耑也本自明晰說

硯桂緒錄卷二

卷二

一

文諸類相者猶云類耒也段注必改相作枱謂許意錯於
 庇之金曰耕曰犁究之證以周禮許鄭枱庇同義許書自
 以鈐為甫金亦未見耒金之必為耕犁也鈐鑄大籒舊無
 引證今案廣雅釋器鑿錯也鍊釳鑿鎗也說文金部錯以
 金有所冒也草部錯韞端錯也方言關之東西曰耑卽趙
 魏之間曰鍊錯又廣雅鈐錯謂之鏹許書省作鈐云相屬
 此尤為鈐錯類相之顯證而段注亦改相為枱蓋錯卽錯
 說文急就從今作鈐錯是鈐鍵使不奪廣雅八合作鈐錯
 方言云鈐受也言其空卽受木之端故犁車从鏹凡以金
 錯於木者皆有此名知鈐錯卽鈐錯者玉篇有呼潭一切

也鈐鏘云大穉許意鈐鏘則其大者不專謂所錯之金蓋
穉有金唯大者則重冒之今制不同而錯則猶然謂之穉
尖亦云穉冒知重冒者釋樂注鑿形似犁錯釋文引字林
云江南人呼犁刀爲錯錯卽鏘也是單言知此大穉旣言
鈐又言鏘者爲重冒鈐與鈐主其受木者言錯與鏘主其
錯金者言義以兼舉而明也鏘說文方言廣雅皆从隋五
篇从宀急就篇則又从道字以許書爲準段氏強改許書
殊爲非是

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案篆文天作𠂔而作𠂔形本
相近故而誤作天而爲𠂔之省說文而頰毛也亦省𠂔漢

硯鞋緒錄

卷二

二

書高帝紀𠂔以上請之注引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
𠂔鬢故曰𠂔後漢書陳寵傳注曰𠂔者輕刑之名也是易
睽卦之天且劓當作而且劓明矣

詩蒹厥豐草種之黃茂教稼之法也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教
穡之法也說文種曰稼斂曰穡案稼卽樹藝五穀也穡卽
五穀熟也

說文襍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也案說文誤襍黑黍也稔一
稔二米見爾雅及毛傳極明可證許氏之謬

古人無事則緩帶有事則束帶說文篇云在腰爲腰帶在胸
爲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蓋當有事

之際倉卒立說可以服強鄰卽折衝尊俎之間意泛作禮服非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抗慷慨則夏南其卽南子

乎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

正義引序作邦其作作封者衛包改也

康誥酒誥梓材上元程氏廷祚晚書訂疑云三篇宋儒考

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並言康叔封於成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漸染於前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令周公

視荏緒錄

卷二

三

追爲武王之辭以誥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昌彝按衛康叔之封出於成王而非武王書傳往往有之左氏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以衛人言衛事最近而不誣者史記於周本紀魯世家衛世家屢言之然則康叔爲成王封康誥爲成王作無疑也蔡傳乃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謂成王告叔不當稱弟若爲周公尤爲非義耳且康叔不當至此始封不知康叔在武王時已封於康爲畿內諸侯作周司寇至是欲營洛邑遷殷頑乃以其餘

地餘民封爲衛侯出就外藩非前此武王猶有未封之幼弟也康誥之稱弟者非成王弟之亦非武王弟之也周公攝政實假王命然亦周公自言者則篇首先繫以周公此篇與多士同一例多士篇首曰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周公告之也其曰王若曰者假王命也而實周公自言成王此時未踐阼也三監之叛實周公征之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朕者周公自朕也康誥之篇亦然曰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者周公誥之也曰王若曰者雖假王命而實周公自言曰朕其弟者周公弟之也寡兄勗者周公自勗也其曰乃服惟宏王助王宅天命作

硯菘緒錄

卷一

四

新民者望其輔寡兄以共勗也使以爲武王言則此數語俱難通矣按康誥一篇先儒聚訟久矣執武王之說謂成王告叔不當稱弟且辨書序荒謬爲不足據是以武王爲之訖莫能定也今以周公代王言解之可無疑於書序之僞矣

趙臺卿注孟子擊柝行夜所繫木案行夜猶今之巡夜周禮司寤氏掌以星分夜以詔夜士鄭注云主行夜徼候者集注作夜行誤

詩衛風碩人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列女傳云君謂女君也案毛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

夫退然後罷聽內事之語此據列女傳說乃反語以刺莊公與毛傳聽內事之語合

大國井田之數據漢志開方法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提封萬井

案提封者大數之封猶今人言通共

廣雅作提封都凡也謂提

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也

舊解訓提爲舉訓封爲四封大誤

爲田當九百

萬畝除山陵林麓溝洫城郭宮室道涂三分去一計田三萬畝外實有井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計得田六百萬畝整此大國井田之數也次國地方七百里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除田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三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此次國井田之數也小國地方五十里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除田七十五萬畝外實有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一百五十萬畝此小國井田之數也

許氏說文可輔六經傳注闡發經典疑義如易姤卦繫於金

柅不知何物馬融云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王弼云制動之

主意與馬同而語均含溷王肅謂爲織績器用眾說聚訟及檢說文柅字兩出一云木實如梨一云尿是箕柄或从

木尼聲按之易義並不相關別有櫛字爲絡絲櫛音讀如
柅迺知易之金柅當爲金櫛絡絲之器婦人所用柔道牽
繫允合眾旨商書案周書許氏引作商書曰蒙曰驛注謂氣落驛不
連屬鄭氏以驛爲圍爲明言色澤光明王肅注謂圍霍驛
消滅如雲及考說文圍訓回行引尙書曰圍圍升雲平有
半無讀若驛乃知圍聲如驛經當爲圍也詩齊風東方明
矣朝旣昌矣毛傳云昌盛鄭箋亦同及檢說文訓曰東方
已明朝有日光正君日出視朝之時詩旨旣顯禮意復合
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毛云如林言眾也而不可用及
檢說文引詩迺作其旻如林旻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之以
覲鞋緒錄卷二

六

機用以追敵春秋傳云旻動而鼓建木爲旻木眾如林言
以知物此之謂也禮記旣稟稱事鄭注云旻讀爲餼檢之
說文旻訓小食引論語不使勝食旻今本集解旻字作氣
又檢說文氣字訓云饋客芻米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
又氣字訓爲雲氣迺知鄭注之餼字當作氣集解之氣字
當作氣旻氣古通不煩改字凡許書有裨經典者不勝枚
舉此其大畧也

禹貢揚州彭蠡旣濬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職方揚州其澤敷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職方盡本禹貢之文也具區
卽彭蠡也五湖卽震澤也國語吳伐越戰於五湖左傳越

伐吳吳子禦於笠澤韋昭注五湖太湖也虞翻曰太湖東
通松江南通雲谿西通荆谿北通瀾湖東連毘谿凡有五
道故名五湖卽笠澤湖也此以五湖卽震澤是一說也而
康成景純俱以具區爲震澤是又一說也禹貢圖經五湖
謂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此因具區旣爲震澤
則不得不另求五湖以足之是又一說也其實揚州之域
數十里之湖以百十數豈特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
湖也哉則圖經之說非也若夫吳越所戰之五湖所禦之
笠澤實爲震澤則職方五湖之爲震澤無可疑者五湖旣
爲震澤則具區不得爲震澤若具區又爲震澤是職方之

文重出也然則康成景純之說又非也况澤藪川浸必表
其大者彭蠡今之鄱陽也揚州之澤藪莫之與京焉職方
不應遺之蔡傳云彭蠡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合
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之流瀦而
爲澤方五六百里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
山峙立水道狹甚泛濫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
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
江漢之來久矣觀此則彭蠡之爲澤藪甚明職方之具區
非彭蠡而何哉蓋區者藏隱也有藪之義焉或曰先儒以
具區爲太湖幾二千年矣今以具區爲鄱陽無徵不信也

曰職方揚州具區荊州雲沓豫州圃田青州望諸兗州太
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冀州場紆并州昭餘祁此九藪也
爾雅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揚陟宋有孟諸楚有雲雩
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
蕉獲此十藪也與職方同者凡七皆澤藪也而五湖不在
列焉祇緣爾雅於吳越之下有之間二字先儒所以誤指
爲太湖其實鄱陽非吳越之間乎春秋之季番爲吳地餘
汙爲越地南康爲楚地故廣輿記鄱陽湖爲吳越楚三國
之分界則鄱陽正在吳越之間也豈獨太湖在吳越之間
乎特太湖在東偏而鄱陽在西偏耳若夫吳都姑蘇越都

會稽兩國戰鬪常於太湖夾水而軍故國語戰於五湖左
傳禦於笠澤舍震澤則非吳越戰禦處也信注疏何如信
左國此康成景純之說所以不足據而韋昭虞翻之說必
不可易者也蓋知五湖之卽爲震澤則具區之卽爲彭蠡
夫復何疑故知具區之卽爲彭蠡而後禹貢職方爾雅左
傳國語五書皆融洽貫串而無所牴牾則諸儒之說皆可
廢也蓋以禹貢注職方而已脗合而無間而况又有左國
爾雅之可徵也哉又案左傳吳越構兵每言師於豫章具
舟於豫章之汭則豫章江爲吳楚之所錯處史記魯定公
六年吳伐楚取番番卽饒州府鄱陽縣在彭蠡之東則番

爲吳地矣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越大夫胥犴勞楚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通典云越之西界謂之於越越之餘也廣信一府皆餘汗地弋陽貴溪卽餘汗之所分然則國語所謂西至於姑蔑者殆猶未盡焉由衢州龍游縣秣廣信府至饒州之餘汗縣皆爲越地鄱陽縣與餘汗縣分列彭蠡之濱然則彭蠡正在吳越之間也而南昌南康則爲楚地故曰彭蠡爲吳越楚三國分界之處案太湖本在吳境後夫差以地益勾踐之封至於禦兒則太湖又屬越矣雖在吳越之境然却非吳越分界之處又案錐指今士人以湖中洞庭山以西謂之西

硯鞋緒錄

卷二

九

太湖水始淵深自洞庭東山以東謂之東太湖水急灘淺蓋卽古之震澤具區也按胡氏之疑具區五湖爲兩處是也謂西太湖卽五湖謂南湖平望八赤之間卽爲震澤卽爲具區反譏孔傳之非豈知南湖之卽爲笠澤其下流之卽爲松江乎此在土人作州縣圖經不妨詳言之若分一湖爲兩名以當職方之藪浸雖三尺童子亦啞其笑矣戴不勝卽戴驩也爲宋太宰見楊倞荀子注

秀水朱竹垞經義考謂龍斷之義未詳案趙注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今集注祇以岡壟易堞字本陸善經說未細檢趙注也

雷夏之澤禹貢雖旨未詳其義傳氏之藻云澤底有巉岩深
壑冬至前水汲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在今濮州之東
南閻氏釋地亦有說傳說可補胡氏所未及並正蔡氏之
誤家齊案宋邵博聞見後錄卷十七兗州之東有漏澤每
夏中頻雨則積水彌望至秋分後聲起水中如雷一夕
盡涸初不可測奇石林立或尋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衛
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澤作亭其前曰魯石有詩云魯客
持相贈瓊瑗乃不知
者充之漏澤石也

論語集解與點句何晏引周注曰善點獨知時案周注者魏
博士周生烈也燉煌人字文逸本姓唐著論語經義見七
錄

陳祥道禮書圖琮爲體方四角三禮圖則作八出漢碑所圖
硯柱緒錄卷二

則作五角亦作十角

十

雖蟲見說文似蜥易而大五音集韻雖蟲名似蜥蜴而有文
昔過山左見濟南人苦旱禱雨師求水蜥易得之藕塘中
其蟲身有花斑當卽雖也

周官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案玉祈祭能感動天地鬼神是玉
食不必定爲王所食也鄭康成注引鄭司農云王齊當食
玉屑鄭注惟據王所食言也考山海經崑山多白玉是有
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據此所食者玉膏也
山海經又云黃帝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鐘山之陽瑾瑜
之玉爲良堅粟精密燭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剛柔天

地鬼神是食是饗郭璞傳云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鬼神據此則食玉當指天地鬼神言不必定爲王所食也惠氏士奇禮說訓食爲服非是俞氏理初據此經爲洪範惟辟玉食之證亦非是

地壤者蚡鼠也周禮地官草人填壤用麋故書填作蚡先鄭司農云填壤多蚡鼠案蚡俗呼地壤

左氏傳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董遇本作五候云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攷周禮環人察軍慝鄭注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爲隱者其實軍中與國中其令一也

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三蒼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

硯耗緒錄

卷二

七

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文仿佛作髣髴輒作輻輳作頽玃礫作的礫不可枚舉世人據其本書以爲考證貽誤不淺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昌彝案沂入泗泗入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考淮之發源不甚遠而其末流則甚巨汝水入焉潁水入焉沙水入焉渦水入焉睢水汜水入泗而入焉及引狼湯渠爲鴻溝而濟汝淮泗爲通渠於是黃河之水亦決而入焉今且爲河之經流矣其何以容之哉夫黃淮合并則不得不南流而入於江此東南一大患也漢志蔡傳及曾氏諸家至近代胡氏惟論其出入經過之地拘於考據而於治河之大要畧焉實於

形勢不能了了竊謂欲復神禹故蹟則莫如賈讓之策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居岐山時事也
地理志文王作豐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
州膏腴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盡厓鄂杜除以爲上林苑屬
之南山卽其處也或以爲武帝上林周袤三百里中容千
乘萬騎且較文囿三倍而羸昌彘案方三百里者中容方
七十里者二十八有奇奚啻三倍

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以篤公劉爲首章陳靈爲末章有取
世系實破風雅頌之例弊一也盡棄小序獨創詩序於詩
賦比興之旨毫無闕涉是六義忘矣弊二也書中所引子
硯菑緒錄卷二
頁傳爲明人僞書引之何益弊三也具此三弊失者書之
例雖注中引用該博奚補焉

詩小戎三章須分別解之則義顯矣若枝枝節節言之閱者
茫然莫解孔冲遠疏終不分曉今案木有收以歛載小戎
取行不取載故僂其收此軫制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
曲而上向下鈎衡者梁軻也恐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發
然有文也此鈎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驂之外
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
軫兩端使驂不得入此御驂之制也於陰板之上別設鞞
二條以繫驂之頸以白金鑿續軻之環以爲飾此驂馬引

車之制也二章蓋以釁軌置環於軾前以繫兩驂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韉是繫頸者不可混三章被甲之駟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鎗矣畫襍羽之中干苑然有文矣弓則以虎皮爲韋馬則金鑊爲膺交韞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爲閉以緄滕之如此解則小戎三章全制在目矣

各方旗物配其兵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盾此本禮記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注謂未聞其兵此可補鄭注所未備

硯鞋緒錄

卷二

三

詩國風采芣芣文選辨命論注引薛君章句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云云案芣苢者車前草也見爾雅考諸家本草注無以芣苢爲澤瀉者

徐堅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蓼葍爲燭明如胡麻燭案陸機有二其著草木疏者非士衡也草木疏原題陸機案機字元恪晉時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與士衡自是兩人陳振孫謂其書引郭璞爾雅注當在郭後初學記何據以爲士衡耶

全唐詩話文宗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萃是何草

楊珏曰臣按爾雅萃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
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今案孔穎達疏無此語或出舒瑗
沈重疏中

說文媮甘氏星經曰大白號上公句妻曰女媮尻南斗食厲
天下祭之曰明星案王充論衡所引山海經度朔山二神
人主閻領萬鬼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飢虎殆與
相類昌彝前過保定青田村人有書媮字懸戶者

易爲遷善改過之書能知改過方許說易又爲大譬喻之書
能知譬喻方許讀易而其大旨有三曰旁通升降之義出
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矣二曰相錯比例之

硯菘齋錄

卷二

西

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矣三日時行變
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矣凡夫納
甲爻辰卦氣之說皆末也若視爲卜筮之書益淺之乎言
易也聖人學易寡過此爲遷善改過之書之明證

吳曾能改益漫錄雖有可採而於小學六書之義甚疏如謂
詩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闕乃闕也引易窺其戶闕其無
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案吳說殊謬闕字从門兒闕
靜也於義懸殊易釋文引姚氏作闕此易之異文與詩無
涉說文闕恆訟也引詩曰兄弟闕于牆是許氏在漢時所
見詩經已作闕並不作闕案爾雅釋言及毛傳皆曰闕很

也孫炎爾雅舊注云闕相戾也鄭康成注曲禮韋昭注國語皆可證况此詩明言兄弟鬩爭于牆而外禦其侮若作闕然治內之義則其侮二字爲不辭矣

坐客有舉反可之說爲問者余案可說文有也徐鉉云肯我切若可字解不可也乃徐氏新坵非說文舊篆也徐氏云普火切此字不足爲據

說文囟古文百从自案嵒臺銘有百字與說文百从自合而近世王蘭泉金石粹編嵒臺銘百字竟書作凶疎舛甚矣三江之說紛如聚訟惟張守節注史記論之最確其曰三江在蘇州自東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蜺曰上江亦

硯鞋緒錄

卷二

五

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唐仲初吳

都賦注亦同此說並引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爲證案震澤居松江之上多震

動禹貢旣云三江旣入遂云震澤底定則張守節之說精

矣若孔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

海蓋泥蟠冢導漾末二句而牽合之也郭景純以岷江糊

江松江爲三江韋昭以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蘇

子瞻以中岷山江南豫章江北蟠冢江爲三江亦知疑孔

安國之言而爲之說者也

陸氏爾雅釋文及孔氏詩召旻正義皆引說文云窳嬾也今案說文窳篆下云窳汚窳也無窳嬾也語陸孔所見說文

本當不誤疑後人因窳前篆有窳汚表逗下也之文而亂之也孔氏引說文而復釋之曰草木皆自豎爲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爾雅邢疏引說文並用孔氏正義文是陸孔所引說文當是舊本近段氏說文注仍列窳汚窳也之文而曰聞疑載疑不敢於山部妄補窳篆則段氏說莫敢定矣

呂氏春秋精通篇養由基射光中石矢及飲羽誠乎光近代畢秋帆校云光乃兕之或體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攷文云兕觥古本作光畢氏从山井鼎定作光字今案說文衆如野牛象頭又云兕古文从几硯註緒錄卷二

是似當作兕與豸豸變作光詩經釋文云兕本又作光案光乃豸變之體呂書作光爲光之誤山井鼎所見古本似不可盡信也

硯註緒錄

卷二

六

蕭甯苗仙路問諺謂一錢看西施此語有所本乎余謂見僞孟子疏西施至吳市人觀者各輸錢一文但當時尙無有錢之名或卽泉之假借乎

古者造書者凡三人曰桮曰佐楮曰倉頡其行於中華者倉頡之六書而已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五方言語不通則設寄象譯鞮之官以主之當時聲教所及同文之盛越裳至重九譯而來朝我朝混一區宇始以國書與漢

字並行其切叶體例備於 欽定同文韻統一書嗣因蕩
平西域復加以各部方言名曰同文志首係 國書次例
漢字而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殊方絕域之音無
不家喻戶曉且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王
次仲之八分史游之章草此漢字之體也周顒沈約之四
聲陸詞之切韻孫愜之唐韻陳彭年丁度等之廣韻集韻
此漢字之韻也漢人識文字而不識字母江左審四聲而
不審七音此前人之疎也部分亡於劉平水音紐亂於黃
公紹此後人之鑿也夫以某字音某字而其音未必盡同
以兩字切一字而其音未必盡的固不若對音三合之確

硯鞋縮錄

卷二

七

而密矣文同一字而具數音則音釋煩字同一音而具數
義則箋疏廣固不若據義譯書之簡而精矣我 朝恢廓
版圖搜羅史傳凡驢唇馱乘之名旁行左行之體無不詳
加考訂各以類從使識漢字者知葉爾爲地喀什爲水騰
格里爲天阿思滿亦爲天無不因其名而求其義卽其異
而考其同也溥海內外尙何言語不通之患哉

辛丑余客太原過崛巒寺見有朱錫鬯題名寺在府治西三
十里亂山中昔王千之嘗問錫鬯崛巒字義錫鬯謂其初
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言飛禽卽須安鳥水
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

諄青衣賦藝文類聚以爲張超作文苑英華以爲蔡邕作未知孰是案張超漢末人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義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據此則關雎之詩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漢書杜欽傳珮玉宴鳴關雎興刺蓋古義如此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

左傳隱公五年公矢魚于棠困學紀聞引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親射蛟江中之類引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

硯菘縮錄

卷一

六

魚之說非矣全榭山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至其云則君不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全氏言不射其利總屬臆說不如从朱子爲是俞成云矢魚卽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矢亦作射解也呂氏春秋審分覽知度篇云射魚指矢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說苑亦有豫且射魚中目事蓋射魚之事自古有之矢魚射也自是確解昌彝按左傳明言公將如棠觀魚者又言遂往陳魚而觀之按觀古文作𠄎竹簡斷絕文或如𠄎字經文之𠄎歷久成半杜預从隸變爲矢又因傳文有陳魚而觀合於介正釋詁矢陳也之說遂

以爲矢陳非也葉氏夢得云矢射也公將以盤遊託射牲以祭此說得之

逸詩見於左氏傳所引據杜注數之則十有一以余考之祇有十焉莊二十二年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一也宣二年我之懷矣自貽伊感二也成九年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三也襄五年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合集人來定四

也襄八年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五也

襄二十六年國子賦轡之柔矣六也

逸周書錄其辭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

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 襄二十七年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七

視莊緒錄

卷二

五

也襄三十年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八也昭四年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九年昭十二年所招之情愔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十也昭二

十六年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十一也

此杜注皆云逸詩也

他如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賦河水襄二十八年穆叔賦茅鴟昭二十五年

宋公賦新宮此皆有篇而逸其辭者僖五年狐裘龍茸云云乃士薦自作詩也 昌彝按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二句爲三家詩文非逸詩也周頌維天之命章

作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說文譏嘉善也从言我聲引詩曰

譏以溢我

廣韻引說文作謚徐鉉說文本作譏以謚我此以毛攷鼠也

毛詩假以謚我

傳曰假嘉溢慎與譏謚字異義同左氏作何以恤我何者

識之聲誤謚與恤古通是左氏所引者明爲三家之文非

逸詩也杜注誤

殷懋堂說文注云許所傳蓋三家詩說謚皆本義假溢皆假借也然論溢並見釋詁

可知周時已有此二本之殊矣若左氏作何以恤我何者識之聲誤恤與謚同部堯典惟荆之謚哉古文亦作恤

周易復出入无疾明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天地之

心也陰陽消長以道言之爲剝喪若以天地言之則出入

皆陽所自爲何疾之有反復其道終則有始七日來復天

行有常一消一息以生萬物陽爲陰主有出入而無絕息

此天地之心也程傳云先儒皆言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

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案伊川此解見地極高殊不知荀爽

已言之荀氏云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之始吉凶之先

硯鞋緒錄 卷二

三

是以動爲天地心特伊川不讀漢人書解雖暗與之合實

未見其書也程傳又云於動上求靜是伊川見道精切處

本義言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於此乃復可見則泥

程傳而失之明明經言出入王弼只知入字宋儒又止知

出字二者均失之

張泉文云復在君道爲撥亂反正修身下化改過從道皆君

德也上爲元惡負固君德已就乃可征之五未正而用師

敗之道也少康德成然後討澆光武卽位收河北然後征

赤眉此其義也

見所著虞氏易事

睽小事吉義與遯小利貞同書曰怨不在大

東里生燼餘集

仁和汪漢郊名家禱著

書孫與人

名同元字與人

弟子職注後

云右弟子職一篇古弟子事師禮也人生有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養之師教之傳道授業解惑所資者大故其事之之禮嚴蓋自左塾右塾之教與人雖穎異秀出者莫不安於灑掃應對進退之職而不敢囂然自異於長者之前四術既微異端並起於是人自爲師倍畔侵凌之風長而古人恭謹之意亡小者藐視師訓不習其傳甚者恃一偏之見期駕乎師上子方之學流爲莊周荀卿之徒乃出李斯授受不謹小學之教廢也周以後惟漢重師傳尊處士當時弟子事師類低首下心躬執賤役而荀爽與李膺書

硯鞋緒錄

卷二

五

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岫瞻望惟日爲歲論者謂擬不於倫辭近乎諛豈知師與父兄不同而其尊同論語先生爲父兄曲禮先生爲老人教學者非以師之分資於事父而敬同故稱謂同哉七畧次弟子職於孝經明是義矣是書世罕傳習孫君與人爲注之亦深慨乎師傳之衰而欲末學之興於古也若注解之精分章之確是書餘事何足盡孫君意歟

周易參同契曰朔旦爲復

初九晦至朔旦震來受符

陽氣始通出入无疾

仲翔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

章昭曰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庚戌日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

兆乃滋張播施柔暖黎

蒸得常臨爐施條二開路正光光耀漸近日以益長丑之

大呂康成曰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結正低昂仰以成泰三剛柔並隆

陰陽交接小往大來仲翔曰坤陰詘外為小輻輳於寅運

而趣時漸秣大壯九俠列卯門春分為卯榆莢墮落還歸

本根二月榆落魁臨於卯翼刑德相負建緯卯卯刑德晝

夜始分夫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九五振索宿塵乾

健盛明廣被西鄰陽終於巳上中而相干姤始紀序初履

霜最先井底寒泉巽初六與乾初九午為蕤賓康成曰蕤

也五月賓服於陰陰為主人遯去世位六二收歛其精

懷德俟時陸績曰遯栖遲昧冥否塞不通六萌者不生陰

硯鞋緒錄卷二

伸陽詘毀傷姓名觀其權量六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復

枯榮薺麥芽蘖困冒以生八月麥生天剛據酉詩緯度災

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宋均注日本即原也

變陰陽為雌雄魂也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

八月仲者據此時萎薺生以為驗也剝爛肢體六五維卦

陽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物口也剝爛肢體日剝爛也

初足二采四膚指間稱消滅其形消艮化氣既竭秋冬亡

失至神乾為道窮則返歸乎坤元坤元即昌彛案乾坤消

息之理法乎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易繫辭曰變通配

四時虞仲翔注曰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
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十二月消息相變而周
於四時也又繫辭曰往來不窮之謂通苟爽曰謂一冬一

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往來無窮已故通也又繫辭
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虞仲翔注曰乾爲寒坤爲暑
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復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
泰故暑往寒來也干寶注乾六爻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
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乾納甲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
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
來也陽在九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陽在九五三月之
時自夬來也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又注坤六
爻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在二六月之時
自遯來也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陰氣在四八月

之時自觀來也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陰在上六
十月之時也十月於消息爲坤按十二消息者自復到乾爲六陽
自姤到坤爲六陰參同契朔旦爲復三三陽氣始通於十
二律正應黃鍾於十二辰正應斗柄建子爲從微至著之
象故參同契曰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此一陽之所以爲復
也若進於二陽其卦爲臨三三維時斗柄建丑律應大呂
故參同契曰丑之大呂結正低昂至於進三陽而成泰三
三正當人生於寅之會木德方旺火生於寅故參同契曰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況正月律應太簇輻輳於寅乎若日
出東方卯位卯爲太陽之門在一歲爲春分二月建卯律

應夾鐘故參同契曰漸秣大壯三三俠列卯門若五陽上
升其卦爲夬三三當一陰將盡勢必決而去之三月建辰
律應姑洗有洗濯之象故參同契曰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至六陽之純而爲乾三三爲四月建巳律應仲呂此時陽
升九天之上然陽極於巳一陰旋生陰來于陽故參同契
曰陽終於巳中而相于六陽到乾陽極陰生爲一陰之退
而爲姤三三也當建午之月陰入爲主陽返爲賓姤之月
窟正與復之天根相對故參同契曰午爲蕤賓賓伏於陰
陰爲主人至二陰之退而爲遯三三爲六月建未律應林
鍾二陰漸長故參同契曰遯世去位收斂其精若夫三陰

硯菑縮錄

卷一

三

之退而爲否三三此時陽歸於天陰歸於地二炁不交萬
物不生七月建申律應夷則夷者傷也水生在申能侵滅
陽火故參同契曰否塞不通萌者不生故有陰伸陽屈毀
傷姓名之象至四陰之退而爲觀三三月出西方酉位歲
爲秋分律應南呂秋分晝夜始平月令仲秋同度量平權
衡故參同契曰觀其權量察仲秋情若五陰之退而爲剝
三三九月建戌律應無射陰來剝陽陽炁消滅其形及六
陰之返而爲坤三三終則復始十月純陽建亥律應應鍾
故參同契曰道窮則返歸乎坤元蓋乾坤消息之義一陽
之伏復從坤中透出乾元積至六陽之乾則爲消一陰之

姤又從乾中返到坤元積至六陰之坤則爲息陰陽反復
陽盛則陰必衰陰消則陽必息故參同契曰變易更盛消
息相因此天地之道往來之所以不窮也

硯桂緒錄

卷一

五



07057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left.

